



生活滋味

这样认真生活的人,值得被温柔以待;这样滚烫的烟火,能照亮寻常岁月。

巷口那炉烟火

□陈亚红

傍晚时分,在市区迎宾南路向东不远的交叉口,各式小吃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了大批食客。其中有一辆做饼的四轮车招牌不大,但聚集的人却不少,没有吆喝,但香味会自己说话。

经营摊位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忙前忙后。擦酥饼、龙虎斗、甜口饼、萝卜丝饼、海带丝饼……种类不多,却样样实在。妻子把醒好的面团揪成剂子,擀开,抹油酥,撒葱花——甜的、咸的、带椒盐的龙虎斗,手法利落得像变戏法。丈夫接过饼坯,小心翼翼地送进炉内,眼睛盯着火候,额头上沁着细汗,在晚霞的映照下泛着微光。

队伍从早上五点多开始,一直排到晚上七点多,几乎没有断过。买饼的人不急,站在车旁看他们忙活,像看一场熟悉的表演。

“他家饼好吃,面发得好,馅料新鲜。”

“吃了好几年了,就认这个味。”

“萝卜丝饼里的萝卜,脆生生的,甜。”

食客们你一言我一语,道出了这个小摊的秘密:没有别的诀窍,就是用心。面是当天发的,馅料是清晨准备的,每一道工序都不马虎。在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他们依然用最笨的办法——慢工细活,守住味道。

小夫妻年纪不大,三十岁出头的样子。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下午五点多放学,正是摊位上最忙的时候。夫妻俩没空去接,便托了儿子同学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摊位上。小车后面支起一张折叠桌,孩子就趴在那里写作业,偶尔抬起头来,似在看爸爸妈妈,又似在出神。

这辆车是有故事的。最早是一辆简陋的三轮车,风吹日晒,吱吱呀呀。后来换成三轮摩托,宽敞了些。如今这辆四轮车,是去年刚换的,车体更稳当,能放下新添的炉子和更多食材。从三轮到四轮,车轮的每一次升级,都印着这个小家庭的努力。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无数普通人之一。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一夜暴富的运气,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凌晨起来发面,傍晚出摊,深夜收工。天热时炉火旁四五十度,寒风里冻得手指发僵。但他们从不抱怨,乐乐呵呵。

“饼要一个一个做,日子总得一天一天过。”

丈夫偶尔跟熟客聊天,语气平淡,脸上却是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这份平淡里,藏着一种力量。他们用双手撑起生活,用味道赢得尊重,用笑脸面对每一个黄昏。他们相信,只要肯干,日子就会好起来——就像那辆车,从三轮变成了四轮,也许有一天,会变成一间小小的店面。这样认真生活的人,值得被温柔以待;这样滚烫的烟火,能照亮寻常岁月。

城市很大,高楼很多。但真正让人感到踏实、安心的,往往是这些不起眼的烟火气。一个饼摊,一对夫妻,一个趴在车后写作业的孩子——这些寻常画面,胜过千言万语。

饼出锅了,金黄酥脆,香气扑鼻。丈夫麻利地装袋,递出去,食客扫一下付款二维码,接着便是下一位。夕阳把车影拉得很长,照着炉子上升的热气,照着孩子作业本上歪歪扭扭的字,照着夫妻俩忙碌的身影……

诗路花雨

盐城舰

□杨福江

我们来了,以老兵的姿态
站在人海与浪花之间
看你,舷号546
沐浴着黄海的阳光,缓缓靠岸
像游子,扑进母亲敞开的胸膛

我用镜头定格每一个画面
从欢迎的锣鼓
到飘扬的“爱我家乡”的旗幡
从宣讲台的国防之声
到校园里
少年仰望的双眼

我们带你,看盐城的新颜
看“苏超”的热血
看丹顶鹤舞过的湿地
看海港崛起
向海图强的诗篇

最难忘
那三天的军民共建活动日
码头上,人潮如涌,温情如焰
千万颗心向着同一座巨舰
有序,安然,满载期盼

我守在警戒线旁
看白发的老兵抚摸你的栏杆
看红领巾向水兵献上崇敬的礼
看一张张笑脸,与钢枪、与军旗
合成影成最动人的鱼水画卷

安全,圆满,有序
这几个日夜的答卷
是军地同心,是军民无间
用坚守 用热情 用奔赴
写下的无声誓言
融入最大的热恋

今天,风又起了
带着离别的微寒
你要走了,再次解缆
驶向远方,驶向深蓝

你带走了,盐草革命老区人民的祝福
与父老乡亲的牵念
你留下了,深蓝的信仰
与国防的种子,在故土心田

待到风平
待到浪静
待到下一次,使命的召唤
我们会再次,在这里
等你——盐城舰
等你,荣归故里,再续情缘
等你,劈波斩浪,凯旋

小小说

野鸭王

□刘庆宝

一天,垛上来了几个自称“干部”的人,手里拿着野鸭的画像,问鸭爹爹可曾见过这只受伤的野鸭。鸭爹爹见他们那神色,心里微微一怔,摇了摇头。他们说:“发现野鸭王线索要及时报告。”

“野鸭王!”野鸭王是罕见的灵物,据说,吃了它的肉,能根治人的怪病。当野鸭王活蹦乱跳、振翅欲飞时,鸭爹爹打开鸭栏门,放它重回湖里。望着它远去的身影,他这才深深松口气,还骂上一句:“该死的‘水獭猫’!”

隔天清晨,鸭爹爹开栏放鸭、捡拾鸭蛋,却见地上散落着一地蛋。他低头细看,蛋个头小巧,壳色青碧——野鸭蛋!鸭爹爹心头一动,突然明白了什么。

那几个“干部”闻风而至,逼着鸭爹爹说出实情。鸭爹爹从鸭栏后的草丛里搬出一只“野鸭王”,怯生生地说:“夜里把它放在鸭栏里,就引来了野鸭下蛋。”这只“野鸭王”原来是树段精雕而成,羽纹灵动、神态逼真,竟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求人半信半疑,连连摇头:“哪有这般神奇的事?”他们哪知道,这只“野鸭王”是鸭爹爹特意请人打造的杰作,以瞒过“水獭猫”。

夜里,鸭爹爹躺在床上,正为自己这瞒天过海的妙计洋洋得意,忽然,屋外的鸭栏里传来一阵骚动,发出一阵阵“嘎嘎嘎”呼叫声。他心里“咯噔”一下,隐约预感有大事发生,便翻身下床。

鸭爹爹趿着鞋就冲出门外,抬眼一看,只见成群的野鸭在鸭栏上空慌乱盘旋,一声声惊叫凄厉刺耳。远处有几个人影带着野鸭王,跳上

小艇慌忙逃窜,正是那几个“水獭猫”。他掏出手机报警后,便划上鸭溜子,循着“水獭猫”逃跑的方向追去……

在湖边芦苇丛中的沟岔里,“水獭猫”还在惊慌中喘着粗气,鸭爹爹和民警突然出现,救下了野鸭王。

救下野鸭王后,鸭爹爹便一病不起。镇里的有关人员得知后,特意派人接他去城里大医院做体检,他却轻轻摇头,婉言谢绝。原来他患上的正是民间传言中,只有吃了“野鸭王”才能根治的怪病。早在年初,他便已知晓自己的病情,却一直默默藏在心底,从未对外人声张。

鸭爹爹临终前向镇里提出要求:“死后就葬在湖里的小垛上。”

他年幼时,跟着父母在鸭蛋湖里打鱼,日夜住在这水中小垛上。那日,父母坐在垛上修补渔网,他在岸边逗弄一只穿着花衣裳的野鸭。不料脚下一滑,滑入水中。危急时刻,那野鸭飞到父亲身旁,叼住他的裤管,拼命往水边牵引。父母这才惊觉,急忙跳入水中,把他从水里救了上来,此后,他和湖里的野鸭成了最亲密的同伴。

数日后,鸭爹爹离去了,就葬在小垛上。

每到秋后,北方南迁的野鸭如约而至,总会在小垛上空盘旋。阵阵清越婉转的啼鸣,悠悠扬扬,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未了的深情。而领头的,就是那只野鸭王。

